

## ● 文化透视

## 悲秋：中国古典诗学研究\*

郁白

无论谁接近中国文化都会很快看到一种双重性，中国文化的内在差异性丝毫无损其丰富内涵，而中国文化在与现代化对垒中的脆弱则凸现了它的落后。

中国的差异性格外突出。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自古及今的绵延不断。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一切伟大的帝国瓦解了，除了中国；一切公元初存在的书面语言消亡了，除了汉语。至于中华民族是否可以独享生而睿智之名，大概唯有希伯莱民族才有权提出异议。然而，与以色列国不同的是，无论历史上有何等突发事件，中国保持了其主权的完整。在我看来，扎根于过去的土壤这一点，足以同时说明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与丰富性。中国文化靠早于同侪与薪火相递而别具一格，凭岁积月累而丰富。

英国汉学家 W·F·杰内在一部令人瞩目的作品中，提出了“历史的专制”这一说法。他解释说，中国在这一文化的铁枷下日益窒息。中国以退为进，凝眸于往昔。中国近代的骚动，也只不过是此类停滞不前的前兆。<sup>①</sup>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痛心疾首，也没停过冷嘲热讽。在本世纪初，鲁迅谴责了他同胞们的“食人癖”，那些人在守旧的重压下，宁可人吃人也不肯和过去决裂。离我们较近的钱钟书先生，将啃

\* 郁白先生著有《悲秋》一书，将于2000年10月在法国出版，本文是该书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噬着为尚古所束缚的中国魂之诸般虚伪与懦弱，昭于光天化日之下。

确切说来，是和钱钟书先生的频繁交往，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的。自1986年到1992年期间，在一系列关于中国思想危机问题的私人会谈过程中，钱先生鼓励我，步他著作中的评论之后尘，要“刮掉”理论的表面，以寻回“人”的本质。以百科全书式无所不包、中西并重的坚实文化底蕴为依据，钱先生使我相信了中国本来可以也依然可以作出其他的文化选择、社会选择与政治选择，而非这种称为“儒教”的选择。

与许多成见相反的是，中国人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保守到万马齐喑的，然而“历史的专制”使得一切的变革方案都举步维艰。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文化鼎革”（1919, 1966）中接二连三的挫折而失望了，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原有文化不分玉石一锅儿端，通过“全盘西化”来寻求出路。然而，这种方式也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无法照抄或是同化吸收一种与中国文化基础有着本质区别的世界观。各种保守力量也乘机揭发此举为“秀才造反”，并向民众头脑里灌输那些知识分子是“出卖灵魂的人”的观念。

惟一能走出这条死胡同的方法，是以中国文化固有的言语对中国文化作出保守理论的评判。人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第一次西化的尝试（魏源、康有为）昙花一现没了下文。那是因为康有为他们看不到皇权无法将实现现代化与保持民族的独立调和得兼<sup>②</sup>。到二十世纪末和今天，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中国经济的复兴使中国有了重建强势文化与强势道德的可能性：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早掀起了儒学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的发起人（尤其是杜维明），强调中庸适度的重要性。然而，在全盘西化与回到儒家的一言堂之间，中国人的思想难道没有可能最终走出一条新路来吗？

自我认同<sup>③</sup>的问题

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者还是新儒家（或者换个时髦的称呼，叫新